

克  
蘭  
佛

世界文學名著

克  
蘭  
弗

## 譯者序

膏粱文繡尙矣。而不如布帛菽粟之能久而用廣也。富麗堂皇之文尙矣。用非其時。用非其事。則不相稱。此平淡無奇。文從字順之作。所以可貴也。格士克夫人。以能文稱。爲小說大家迭更斯 (Charles Dickens) 大文豪喀萊爾 (T. Carlyle) 蘭得 (W. S. Landor) 所賞識。夫人之文。善敘事。條暢自然。不假雕飾。洵臻至善之域。 (Attain to the perfection of easy natural and unaffected English narrative) 尤善敘瑣事。能達難達之意。施於談話尺牘。尤爲合宜。夫人著作甚富。其最有名於世者。卽今所譯之克蘭弗也。評其文者。謂其所作小說能與諸大文豪之小說並傳於世。予又以其頗類我國之儒林外史。故亟譯之。略加評語。以餉讀者。

民國十五年丙寅小滿新會伍光建序

# 目次

第一回	我們的社會	一
第二回	大佐	一六
第三回	好些年前的一段愛情故事	三七
第四回	探望一位老繆夫	五一
第五回	舊信	六七
第六回	可憐的比得	八一
第七回	拜訪	九九
第八回	貴夫人	一一四
第九回	布路耐	一三三
第十回	恐怖	一四六

- 第十一回 森妙布勞晤……………一六四
- 第十二回 訂婚……………一八〇
- 第十三回 倒閉……………一九二
- 第十四回 患難之交……………二〇八
- 第十五回 榮歸……………二三〇
- 第十六回 一團和氣……………二四七

# 克蘭弗

## 第一回 我們的社會

第一層。克蘭弗地方是女人據住了。因為所有住戶花到若干租錢的。都是女人。倘若是夫婦來住在這個地方。不曉得怎麼樣。那個男人。就要走了的。男人爲什麼走的呢。大約不出兩種緣因。若不是因爲那男人到了晚上宴會的時候。看見只有他一個是男人。就害怕到要死。不然。就因爲回到營裏去。或是回船上去。或是去了鄰近的相離六十多里的大市鎮特林布。一去就是一個星期。總而言之。男人們。毋論作什麼事。都是不在克蘭弗的。譬如男人們即使住在克蘭弗不走開的話。他們有什麼事好作呢。我們這裏有一位外科醫生。到處去看病。走一遍就是四十里。晚上是睡在克蘭弗。不過不能個個男人都是當外科醫生。說到平常日行的事體。例如。把花園打理得整齊。種滿名花。不留一根野草長在花裏。或是闕走孩子們。不許在欄杆外張望。或是花

園門偶然開了。隣近人家的鵝。要走進來。要個人把鵝闕走了。或是遇着辨論文學政治。不必費心去想理由或駁論。就要解決。或是要打聽清楚的確。這一條村子裏。人人作的什麼事。或是約束女僕們叫他們謹守規則。或是施行善慈於貧人（有點像發號施令）或是別人有困難。我們互相幫忙所有以上日行種種的事。克蘭弗的婦女們。就都能辦到。用不着男人。有一次有一個女人對我說道。男人在家。未免太阻手礙脚的。克蘭弗的女人。雖然是你曉得我作什麼事。我曉你作什麼事。卻是絕不理會彼此的見解。各人有各人的特性。（不必說各人有各人的癖性）都是發達到很透的。原是很容易。你一言我一句的爭辯。然而彼此相待。仍然不失好意。

克蘭弗的婦女們。往往有爭吵的事。不過嘴裏說幾句胡椒那麼辣的話。很生氣的搖搖頭。有的生點小波瀾。免得他們過的日子太平淡無奇了。他們穿衣服是絕不跟着風尙走的。不講時髦的。他們常說。我們住在克蘭弗。那個不認得我們。我們何必一定要學時髦。無論穿什麼都使得。若是他們離家。走到別的地方。他們的理由。又是一樣的很充足的說道。我們到了這裏。誰也不認得我們。我們無論穿什麼都使得。他們衣服所用的材料。大概都是很好很老實的。同那位以

潔淨著名的泰洛小姐一樣的認真。但是我們這裏的婦女們。雖然穿了英國從前的古老衣服。如羊腿式袖子。緊窄短裙。我敢說。人家見了都不笑的。

有一位上等小姐。自己一個人打了一把極好看的大紅綢子傘。撇開他的好幾個兄弟姊妹。當着大雨的時候。一個人在爛泥路上。走到教堂。你們倫敦。現在有大紅綢子傘嗎。我們嘗聽見傳說。克蘭弗的人。第一次看見大紅雨傘。被小孩子們圍住着。還喊說是手杖穿了紅裙。那位小姐所打的大紅雨傘。就是那第一次見的。從前是一個很有氣力的父親。打這把傘。蓋住一羣小兒女們。因為他的那位可憐的太太。（他是最後死的）身體弱。支不住這把大雨傘。

我們這裏還有彼此拜訪的規矩。凡是少年人初到我們這裏的。都有人把規矩很認真的告訴他們。也同每年一遍。在山頂宣讀曼士律一樣的認真。

這些少年女子到了之後。就有人告訴他們說道。我的寶貝。我們的朋友們打發人來請安。你走了許多路。（是坐在男人的馬車。走了四五十里。）今晚不覺得疲乏嗎。我們讓你明天歇息歇息。大約後天。他們來拜訪是無疑的了。十二點鐘後。你不要作別的事。我們這裏的規矩。從十二



點至三點鐘。是拜訪的時候。

這些朋友拜訪過之後。就有人告訴他說道。這是第三天了。我相信你的母親已經告訴過你。不出三天。是要回拜的。也許告訴過你。回拜的時候。不可久坐。不能過十五分鐘。

那位少年女子問他道。我回拜的時候。時時刻刻的要看錶麼。不然。我怎麼會曉得是十五分鐘呢。

那個人就答道。我的寶貝。你時時刻刻要想着時候。切不可只顧說話。忘了時候。

因爲人人的心裏。都要牢記着這些規矩。故此無論是往訪。或是回拜。都說不到什麼要緊的事體。彼此只好說些不相干的話。都是三言兩句的短話。都要按準時候。不能過犯的。

我想克蘭弗地方有幾家上等人家是貧窮的。但是他們很復古時希臘的斯巴旦人。心裏只管受痛苦。臉上還是笑的。我們向來不談到錢這個字。因爲一談到錢。就有了市儈的味道。我們這裏的人。雖然有幾家窮的。然而家家都是貴族。我們本地的人。爲的是彼此迴護起見。看見人家極力的遮掩貧窮。都並不以爲怪。譬如說的話。有一次菲拉斯在他那一間極小的房子請客。

客人坐得好好的時候。忽然他的小女僕走過來。請客人離座。站起來。要在座底下掏一個茶盤。客人們一點都不見怪。不當是件新奇的舉動。以為是很平常。很自然的事。一面只管談管家的規則禮節。很像我們客人們。很相信主人住的是一所大宅子。另外有僕從們的會客廳。另外還開一桌飯給僕從吃。有管家婆。有男總管。其實我們很曉得。女主人只用了一個義學裏的一個小女孩子。年紀又小。身體又弱。假使不是女主人私下裏動手幫許多忙。那個小女僕兩隻又短又紅的手的力量是絕不能夠把茶盤槓到樓上的。現在正是大模大樣的坐在這裏。裝作不曉得送什麼甜點心到樓上來。其實他曉得。我們也曉得。他曉得我們也曉得。我們也曉得他曉得。我們也曉得他忙了一早上。製吃茶的麪包同雞蛋糕。

好家世的貧窮人家。不肯認窮。專認好家世。卻發生一兩樣的效果。若是可以推行到別的社會中。卻是很有好處的。例如住在克蘭弗的人是睡得早的。宴會回家。大約總是晚上九點鐘。穿上木屐。喀打喀打的在路上走。跟着一個拿燈籠的人照路。一到了晚上十點半鐘。全村都睡了。況且通村的人。以為晚上宴會多花錢辦酒食。是太俗。（克蘭弗看重這個俗字。）就是查美遜貴

夫人。也不過擺設薄切麵包加黃油。發麵的餅。他還是格倫邁伯爵的弟婦。也是實行清雅的節儉。

清雅的節儉麼。這是我們克蘭弗的一句口頭話。不知不覺的自然而然。就說出這句話。我們此地人。凡是省儉。都說是清雅。多花錢就是粗俗。就是擺架子。出風頭。這種見解原是狐狸不吃酸葡萄的意思。很叫我們心安意足。有一次有一位大佐（或連長 注）姓布勞晤。來住在克蘭弗。他對人說一句話。並不是把大門同窗門。先關緊了。附耳對極親密的朋友說的。是在大街上用軍官發號令的大聲音說他自己窮。因為窮。租不起某間房子。我聽了。是非常之詫異。是永遠不能忘記的。他是個男人。又是個好家世的男人。侵犯到我們這裏來。本地的婦女們。已經嘖有煩言的了。他又是一個吃半俸的大佐。在鄰近的鐵路上有個席位。我們這裏的人。從前已經遞過呈子。反對這條鐵路。他既然是個男人。又同這條討厭的鐵路有關係。還要挺着厚臉皮說窮。我們

是不能容的。一定不要理他。不同他來往。一個人死了。是件事實。是件常有的事。貧窮也是件事實。也是件常有的事。人要都不在大街上說死。爲什麼要在大街上喊窮呢。窮這一個字。是萬不

道卻來了  
一位是肯  
認貧的

總而言之  
是不肯認  
窮

能對上等好家世人說的。我們本地的窮人。願意怎麼行就怎麼行。不加攔阻。我們彼此都默許。彼此都是平等。彼此相往來。若是我們赴宴會是步行。從宴會回家也是步行。我們都是說。因爲晚上天氣很好。或是空氣很振刷精神。並不說是因爲花不起轎子錢步行。若是到了夏天。不穿生絲生綢。只穿印花布。我們只說是喜歡花布可以下水洗。並不說花不起錢製絲綢衣服。餘事仿此。等到後來。我們說慣了都閉住眼不認我們是僅得溫飽的人家。我們那時候還不曉得怎樣對付這個敢說貧窮不以爲恥的人。但是我們只管決議不拜訪他。不曉得怎麼樣總行不通。隨後我們都拜訪他。本地的人都很恭敬他。他在這裏住下約有一年之後。我到克蘭弗地方。居然聽見人家引他的見解。奉爲金科玉律。不過十二個月之前。我的朋友們極力的反對。不肯去拜訪他。同他的女兒們。他現在早已同反對他的人家來往了。十二點鐘以前也讓他來。雖爲的是趁未生火之先要找着烟通的毛病。然而他毫不畏懼的。大踏步走上樓。只管說笑話。很像是久住這裏的極熟的人一樣。人家對待他。小過節上差一點。他卻並不看見。克蘭弗的婦女們對待他。是很冷淡。他卻很以友誼相待。他們恭維他的話。都帶些挖苦他。他卻當作是真意。他說話

是很率直的。當衆直認不諱。說自己窮。人家曉得了。也就不躲避他了。後來因爲他有男子漢的常識。人家家庭裏有什麼爲難的事。他又善於想法解決。克蘭弗的婦女們有事。都請教他。他在這個地方。居然得了一種特別的地位。從前人家都很不喜歡他。後來人家都喜歡他。他毫不覺得。還是一樣我行我法。有一次。人家有事請教他。他答了一句笑話。不料請教他的人。很認真的照行。他曉得之後。纔曉得人家都很聽他的話。覺得很詫異。

人家請教他的是件什麼事呢。原來有一位老婆子。名巴克爾。是位老姑娘。有一隻母牛。寶貝到了不得。當作是個女兒的看待。讀者若是拜訪這位老婆子。不過談十五分鐘的話。這位老婆子總要告訴你。這隻母牛。一天可以出多少牛乳。這隻母牛。怎樣的懂得人意。人人都是好好的對待這隻母牛。不料有一天。稍微不留意。這條母牛。跌入石灰坑裏。母牛大喊。有人聽見。把他救出坑來。母牛身上的毛。幾乎完全都脫了。赤條條的露出皮來。又冷。又可憐。人人曉得。都很難過。很替這位老婆子難過。很可憐這條母牛。有幾位看見母牛的奇形怪狀。禁不住微笑。老婆子自然是很驚愕。很難過。簡直的大哭。有人說。他想用好些油。同這條母牛洗澡。老婆子自然是請教過

在大佐不  
過是句老  
話不料真  
婆子認真  
起來果然  
是鬧笑話

許多人。也許內中有一位勸他用油同母牛洗澡的。布勞晤大佐主意一出。立刻就說把洗澡的話打倒了。布勞晤對老婆子說道。你若是要保存母牛的性命。不如製一件法蘭絨背心。一條法蘭絨褲子。給母牛穿上。但是。尤不如把這條母牛立刻殺了爲妙。

這位老婆子聽了。立刻不哭。拭乾眼淚。謝謝大佐。立刻照辦。隨後果然全村的人都看見這條母牛。穿了一身黑灰色的法蘭絨褂褲。很老實的在牧場上吃草。作者也親眼看見過。不止一次了。你們倫敦。有穿灰色法蘭絨褂褲的母牛嗎。

布勞晤大佐。同兩個女兒。住在村邊一間小房子。自從作者從克蘭弗遷居別處之後。第一次回來探望親友的時候。布勞晤大佐已經有六十多歲了。但是他的身材還是瘦而活動。仍是飽受過操練的模樣。腰板還是直挺挺的。步履有力。並不像是個六十以外的人。他的大女兒面貌。同他一樣老。可見得大佐年記雖老。而貌並不老。布勞晤大小姐這時候。總有四十歲。面上很帶愁容。病容。毫無少年活潑神氣。她就是在年青的時候。而貌一定也是不美。布勞晤的二小姐。名柘西。比他的姊姊小十歲。面貌比姊姊好看二十倍。一副圓臉。還有酒渦。有一次振京司小姐爲一

天然的不許  
酒也謂  
人可謂  
極

描寫這班  
婦女留  
心看別  
人所穿  
衣服估  
價值估  
每值多  
若干花  
若于錢  
極平而  
用意非  
常深  
頗有本  
之書  
此種筆  
法甚多

件事。對於布勞晤大佐很生氣。說道。柘西小姐。不該還有酒過了。不能同孩子們一樣。永遠露酒。柘西小姐。的確有一副娃娃臉。作者看過去。那怕他活到一百歲。死的時候。還是帶着娃娃臉的。他的兩隻大眼睛。是藍色的。眼光四射。看人是直看的。鼻子有點塌。說不出是個什麼樣。嘴唇紅潤。頭髮是分排拳曲。把臉襯得好看。我不曉得他美不美。但是我很喜歡他的臉。人人都喜歡他的臉。我看他的酒過。是自然流露的。他走路很像他的父親。是很逍遙的。凡是留心看人的婦女們。可以看出他們姊妹穿衣裳的分別。二小姐穿衣裳。比他的姊妹。多花錢。一年多花兩個金鎊。按着布勞晤的家用而論。一年兩金鎊。不算是小數目了。

這都是我在克蘭弗教堂裏看見布勞晤一家人所得的印象。這位大佐。先前已經會過。就是那一次他修理烟通。我會見他的。他在教堂。當唱早歌的時候。用手拿眼鏡放在眼前。抬起頭來。很大聲很高興的唱。他的回答。比教堂的錄事的聲音。還要高。這個錄事年老。聲低而尖。比不上大佐的聲音沉。很有點難過。喉嚨抖抖的喊。越喊越尖。

從教堂裏出來。大佐是非常之細心體貼的。招呼兩個女兒。對於熟人。是點頭微笑。卻不同人拉

手。一直等到幫他的大女兒支開了傘。把祈禱本子接過來。他女兒兩手抖抖的。拉起衣裙。在那濕泥路上走。一切都招應好了。大佐纔伸手同朋友們拉手。

克蘭弗的婦女們。晚上請大佐宴會。怎樣的對待他。我心裏很好奇。卻要打聽打聽。因爲從前在桌牌上。是並無男客。不必招呼。不必想出話來同他談。我們都覺得很省事。很高興。晚上不過是幾個女朋友們在一起。是很舒服的。很安樂的。我們愛的是雅。並不喜歡男人。我們幾幾乎以爲一作到男人。總免不了了一個俗字。故此我的好朋友我的女主人振京司小姐。爲的是要請我。把大佐同他兩個女兒請來作陪。我心裏就亂猜。那天晚上不曉得是什麼樣。到了那一天。白天就照常先把綠布蒙的牌桌擺好。那時候正是十一月。午後四點鐘。天就黑了。每張桌上蠟燭同乾淨的牌。都擺上了。火也生好了。女僕也吩咐完了。我們都穿好了頂好的衣服。一個人手上拿一根紙條。站在那裏等。只要聽見第一次敲門聲。就把蠟燭點着。克蘭弗地方的聚會。是很嚴肅的。婦女們穿上頂好的衣服。整整齊齊坐在那裏。外面是很莊重。心裏是很得意的。到了三個客人。我們就坐下關一種的牌。我不幸湊上第四個人的數。隨後到的四位客。另外在一張桌上打牌。



喫茶的杯盤。我早上走過。已經看見預備好了。擺在堆東西的屋裏。這時候都端了出來。一盤一盤的擺在牌桌中間。茶具是很細很薄的雞蛋殼磁製的。銀器是古老式。擦得閃光。點心是尤其精細。茶盤還在桌上的時候。大佐同兩位小姐到了。我一看就曉得。不知怎麼樣這位大佐。是人人都喜歡的。他一進來。皺眉頭的也放鬆了。說話聲音很尖的。也放低了。布勞晤大小姐。一臉的病容。抑鬱不樂。柘西小姐。卻是滿臉笑容。也像他父親一樣。人人都喜歡他。大佐立刻不動聲色的。就作男人該作的事。招呼女客。去接喫完茶的茶杯。送牛油麵包。很減輕些女僕的工夫。他作得很自然。很大方的。簡直的是男人應該招呼女人的派頭。自始至終。真不愧是個男人。他賭的。不過是三個銅錢一注。卻是很認真。很覺得有趣。同賭三個金鎊一注的一樣。他只管招呼屋裏的婦女們。卻時時刻刻的還留心照應他的多病的大女兒。從外面看來。這個大小姐。不過是容易動氣。其實是有病。柘西小姐不會打牌。同那些暫時歇手不打的說話。他未到之前。這些暫歇的。都很有些不高興。他又彈一座破鋼琴。一面彈。一面唱。這架鋼琴。原底大約是個小風琴。柘西唱一個曲子。有點走了調。好在我們沒得一位是音樂家。振京司小姐。只管在那裏拍板。也不過